

校园文学丛书

第九次微笑

DIJIUCI
WEIXIAO

乔叶◎等著

◎ ◎ ◎

不管人们去追逐着什么，
去怎样膨胀着欲望拼着性命去搏生活，
也不管人们怎样为得为失而笑而啼，
孤独之于我，却永是一座美丽的岛屿，
它没有入侵者，也不需要什么防御。

XIAOYUANWENXUECONGSHU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I247.5
2950

第九次微笑

DIJIUGIWEIXIAO

徐英时◎主编 乔叶◎等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军

封面设计:袁一稚

校园文学丛书

徐英时 编

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ADD: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)

P.C.:100024 Tel:010 - 65477339 010 - 65740218(带 Fax)

E-mail:webmaster@BTE-book.com Http://www.BTE-book.com



北京英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4 年 8 月印刷

开本:32 印张:825.7 字数:10665 千字

ISBN7 - 89998 - 977 - 9/G · 289

碟 + 书(100 册)定价:1680.00 元(册均 16.80 元)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

- 红毛衣 于沛月(1)
书的好日子 石雨(3)
父亲的寂寞 李淑萍(6)
三十不立? 王波(9)
有家的感觉 胡玫(12)
苦难是堂人生课 徐若学(16)
无法沟通 徐卓人(19)
只作一颗星 凡凡(22)
看破风景 全宪章(24)
童话的故事 杨云(27)
记忆在油灯下 操林凤(29)
我的当兵梦 马斯承(32)
不妨做个小女人 卢青(35)
灿烂如秋阳,你的笑容 舟舟(38)
感谢阳光 罗西(4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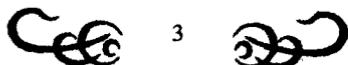


朋友,生日快乐	尘 风(44)
回报守望的遥望	纪 尘(46)
雨夜的情调	草 雪(53)
无 奈	徐莹莹(55)
给心情涂上颜色	赵 冬(58)
何时能读书	隋 岩(62)
人在大四	阿 超(66)
晃晃悠悠过日子	谢 依(70)
挣脱死神	赵丽宏(73)
超越失败	朱 卫(76)
根 子	张 艳(79)
莉莉·玛莲	卿 子(82)
花 灯	温淑珍(85)
广播喇叭	李 红(88)
爱花成癖	高原湖(91)
燕子·燕子	赵宇宁(93)





- 雪 花 运梅园(96)
不谈文学 程 远(98)
懂得等待 余西凤(100)
谁坐劳斯莱斯 颜如玉(103)
鱼 刺 朴尚春(105)
有才能的人如何还债 C·波德莱尔(111)
父子间的小秘密 陈叙云(115)
琴 缘 约琴夫·陶特佐尔 艾伦·兰肯(119)
红 柳 吴作明(123)
像章情深 王 山(126)
学舞不成 托马斯·波顿(129)
晨光的翼翅 戈登·阿瑟(135)
只有爱才会创造爱 熊光德(138)
孤独之旅 龙应台(142)
捉 穷 鬼 佩 玉(146)
都是春天惹的祸 小 川(14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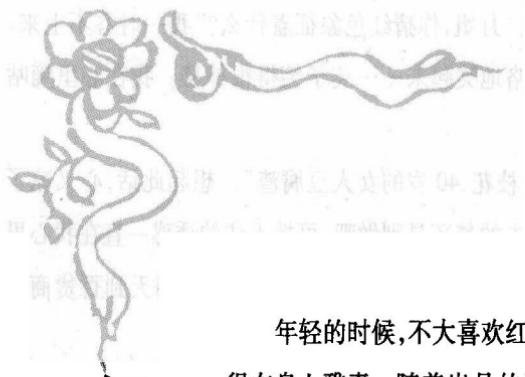




曲 哥	秋 心(150)
名 片	韩玉喜(153)
女孩和她的玩具熊	阿 麦(156)
糊涂官	施宗礼(161)
美丽的痛苦	黄 波(163)
翠 爷	缪荣株(166)
第九次微笑	乔 叶(169)
早 餐	斯坦贝克(171)
潇洒阿梅	李建新(175)
信 鸽	李朝飞(177)
洗耳恭听	爱玛·庞贝克(180)
花店广告	哈瑞特·E·希勒(182)
绿色的记忆	陈汉忠(185)
雨夜,我遇见一个他	白 革(189)
永远的门	邵宝健(192)
智慧的美丽	虹 莲(196)



- 福 份 杜卫平(199)
爱的回归 苏 芒(201)
睡在鞋子里的小松鼠 查尔斯·海曼(204)
真情永远 赵建忠(210)
蓝蝴蝶 姬小苔(212)
带体温的镜头 刘 晖(217)
在梦幻工厂 亮 亮(221)
音乐中的帕瓦罗蒂 武春光(224)
人人都喜欢可爱 冰 儿(227)
请君入瓮 卜湘峰(229)
永远为你奔走歌唱 梦 云(232)
想与我同桌的女孩,你还好吗 欧阳立华(234)
不是我不爱你 许安顺(236)



红毛衣

◎ 于沛月

年轻的时候，不大喜欢红红绿绿的衣服，总觉得在身上雅素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如今镜中的我已不再存有青春的奕彩，低头看看这身朴素的衣裳，却又觉得日子过得太淡漠。

说来也怪，到了这把年纪偏偏总想着从前的日子。从前是什么样子，翻翻影集便一目了然了。唉！翻来翻去竟没有一张穿红衣服照，真遗憾：那青春时节怎么竟和蓝的、黄的、灰的颜色相伴的，不可思议。

有人说，穿着打扮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特征，这一点我并不摇头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人们的衣着打扮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每当我走在大街小巷，看到穿红戴绿的年轻女士们，总要投去羡慕的目光，心中赞叹：真漂亮！我开始联想，如时间能倒转，让我退回去十年，我一定也织上一件红毛衣，漂亮漂亮。一天，我把这心思透露给女朋友英子，她没有



反对，笑呵呵地问我：“月姐，你猜红色象征着什么？”我一时答不上来。她瞥了我一眼，便咯咯地笑起来……英子笑得很神秘。我在心里嘀咕着：小鬼精灵。

“40岁的男人一枝花，40岁的女人豆腐渣”。想起此话，心又凉了半截，劝自己穿红毛衣的梦还是别做吧，可挡不住的诱惑一直在我心里做祟，便借自己身体不好，穿个红色图个吉利为由，星期天到百货商场走了一趟，我终于圆了红毛衣的梦。

捧着这件红毛衣左试右试就是不敢穿，红的就是扎眼。别空欢喜一场，还是穿上红毛衣留个影吧，于是，在摄影师的鼓励下，照了一个远影，又照了一个近影，待取像时心里半是甜蜜，半是酸楚。那张远影的照是青春的回忆，那张近影的照则是现实生活的写真。

岁月修，往事如烟。为了追逐那远影的“青春”，红毛衣在我身上不时地产生着一种动力，“年轻”的字眼涌动着心潮。



把我们的友谊化作一条船，将力量凝成
一张帆，以雄心作舵，用知识做桨，同舟共
济，奋力划向海洋的彼岸。



书的好日子

◎ 石雨

某日，同一办公室的一位老兄喜滋滋地向我们宣布，他的家长刚刚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，即沿家中最大房间的最长一堵墙，为他造整面墙的书橱。随后的日子，那老兄便常常主动向大家汇报：书橱开始打架子了，书橱架子已经起来了，书橱刷最后一遍油漆了，书档以上架了……那劲头，仿佛一个初恋的毛头小伙子，憋不住内心的兴奋，变着法子向全世界报告自己恋爱的消息和进程。

这是一个爱书的痴人，书的好日子就是他的好日子。看着他为书的好日子而欢欣不已，我想起了我曾经为我的书们谋幸福的往事。我的书们当然是我的个人藏书，说来惭愧，我的藏书岁月开始得实在不早，仔细想想，在大学之前，除了在学校订阅的有限的几种期刊，属于我个人的书几乎没有，在那个死读书、读死书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人

Di Jiù Cé Wéi Xiào



大多也都与我一样曾经在个人藏书上一穷二白。上了大学，口袋里一下子有了从有限的生活费中省下的“购书经费”，更重要的是升学的压力一去不回，自己早已梦寐以求的中外名著、层出不穷的学界新锐新著便陆续走进了我的小小书架。说是书架，实非书架，不过是从毕业离校的老乡那里继承来的用几块木板钉起来的架子，架子搁在我住的双层床上铺靠墙的床头，平时除了放书，还要摆放心爱的小工艺品，所有女生都离不了我也一样热爱的梳妆镜、美容霜也要占据一席之地，我最初的藏书便屈居于此，但这并未影响它们发展壮大，很快，架上书满为患，新成员只得转入地下——装入纸箱塞入床底。毕业返乡，一箱箱的书又跟着我远涉千里回到父母的家中。遗憾的是，父母的家中有我的安身之地，却同样没有地方让我的书们得见天日，我开始梦想有朝一日成家立业，有自己的屋檐，给书们一个空间。这个梦一做就是7年，毕业7年之后，结婚4年之后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。我热情高涨地置办家具，其中最漂亮的一件就是书们的新家——书橱。书橱高2.1米，宽3.2米，6扇玻璃橱门比肩而立，将我与先生的书统统拥入怀中。然而遗憾依然存在，那就是没有书房。看着我那些可爱的书们与电视音响VCD跻身一室，我常常找不到安居乐业的感觉，于是便常常暗自发誓，要为书房而努力奋斗。或许是因为我的真诚与坚守，或许是因为我的运气不错，我搭上了单位分房的末班车，新房比旧房大了许多，书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。书们的好日子终于来到了，我的好日子也真正开始了。静夜里，安坐书房中，后面是默默无语的群书，眼前是博大精深的电脑世界，心灵的平安与精神的自由便会在瞬间水乳交融，每当这样

的时刻，我常忍不住自问：没有书房的日子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

爱书的人们，快快让你的书们过上好日子吧，书们的好日子，就是你的好日子。



书们的好日子终于来到了，我的好日子也真正开始了。静夜里，安坐书房中，后面是默默无语的群书，眼前是博大精深的电脑世界，心灵的平安与精神的自由便会在瞬间水乳交融，每当这样的时刻，我常忍不住自问：没有书房的日子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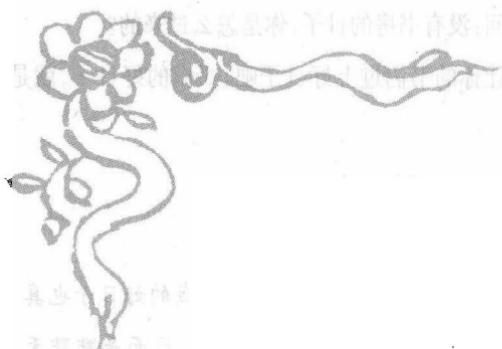




父亲的寂寞

◎

李淑萍



想了许久，我还是觉得七十岁的父亲没什么爱好，坏的好都没有。我指的是兴趣，高雅的词说就是业余爱好。母亲却不同意我的说法，他不是爱喝柜台酒，不是爱谈国家大事，不是爱骂人嘛？一串串的爱好毫不留情的抖落出来。如果这也算爱好的话，那他惟一的爱好数打瞌睡了，每每在电视前呼呼而睡，醒了就问：“那个电视剧完了？让人啼笑皆非。

弟与姐姐曾鼓动他养花，钓鱼，或是打打麻将，不要闷呆在家里，或是与人扯一些单位上的人与事，闹得自己也来火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耳不闻心更安。

老爹从来就没有行动过。

有时想不知老爹寂寞不寂寞？但是我看不出来。侄子放暑假呆在家，他好像并不觉得有什么



开心的，反说难侍候。并约法三章；不许高声大叫，玩的东西随时随地拣好，不许这不许那的，一大堆“不许”不胜枚举。高兴起来就喜欢拍他们的小屁股，小侄子曾跟我说：爷爷不喜欢我也打，喜欢也打。无论谁在几个小孩子中间搞“家里谁最好，你最喜欢谁”的民意测验，就发现小到三岁、大到九岁的小孩子不约而同将父亲排在不太显目的位置。

父亲做得一手好饭菜，这一点全家人，也包括到我家吃过饭的人都有同感。“能者多劳”此话一点不假，七十岁的他还继续在厨房里掌勺，我们大小十多个依然心安理得坐在饭桌边，吃他辛辛苦苦敲出来的各道菜，嘴里还不上弦，做空头评论员。

父亲的惟一爱好就是出去与人闲扯，回来就将各种新闻说给母亲听，母亲是他惟一最忠诚的听众。

我一直以为，父亲不寂寞，可是今天却发现事实并不如此。母亲前几天就上吉首看大女儿去了。父亲留在家里，无法一同去，家里还有个行动不便的小女儿——我，要饭吃。

我是个电脑迷，除去吃喝拉撒，全泡在屏前了。吃过饭我就开始业余爱好，盯着电脑两耳不闻窗外事，父亲在身后走了三次，最后他开始寻话题与我说电脑，有些问题在我看来是相当幼稚而可笑的，我还是耐着性子给他说了几句。他见我不是很热情，就站起来，嘿嘿一笑，说是打个电话。

电话那边是母亲。

我心想：刚才不是打了吗？怎么又打？

耳边是父亲与母亲扯闲谈，最后父亲连问了几句：你多久回来？你



校园文学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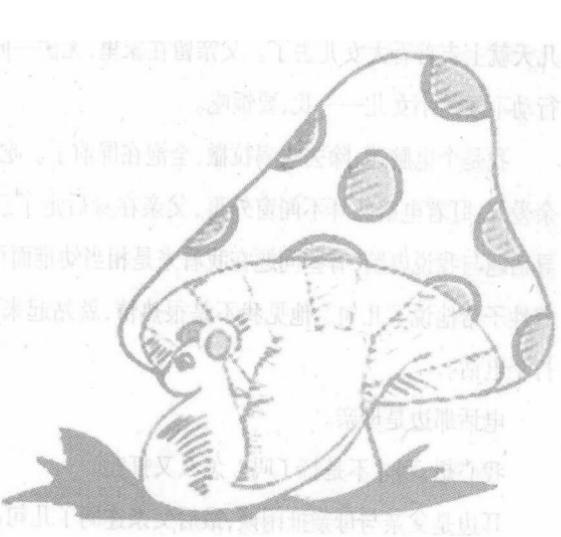
多久回来？

母亲呵呵笑：我将你家锅子背来了？……

父亲也嘿嘿笑。

……

我们大小十多个依然心安理得坐在饭桌边，
吃他辛辛苦苦敲出来的各道菜，嘴里还不上弦，
做空头评论员。





三十不立？

◎ 王波

孔圣人的一句“三十而立”，把我们这帮属兔的汉子们，急的都成了“抓耳挠腮”的猴子了。

真的，不急成猴子才怪呢。

一过 1992 年的 10 月份，我们这些搞个体创作的哥们儿，大多过完了生日——29 岁。如此之高寿，在日历本上再爬上个 365 里的荒路，那不立的而立，岂不羞杀吾辈。

国庆节那天，有个笔名叫艾娟的男子找到我家。他不仅是我辽宁文学院的同学，而且，还是我们“无名星文学社”的成员。因为我们大家都苦闷兮兮的，又正赶上我老妈刚炖好了一大锅猪肉酸菜，我破例捧出一瓶“千台液”，款待这个在稿纸上“同耕共苦”了 10 年的诗友。

Di Jiù Cì Wéi Xiào

